

中文说唱歌词的语言表征研究

王心怡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99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说唱音乐在国内的不断发展，中文说唱音乐已经逐渐摆脱其在音乐市场中的边缘化位置，以本土化改造的发展姿态，不断走进大众音乐视野、逼近主流音乐舞台中央。中文说唱歌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在完成歌曲的艺术性表达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中文说唱音乐节奏快、用字密、押韵多的特点也使中文说唱歌词在强调思想性的同时，在语言表征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从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汉语研究语料。文章将从中文说唱歌词的语言表征入手，分析歌词中词缀、重叠、停顿以及重音等语言表征的具体应用，力图通过语料事实的描写反映当代中文说唱歌词的创作特点，为更科学地创作中文说唱歌词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文说唱歌词；说唱音乐；语言表征

DOI:10.12417/2705-1358.26.06.061

现代说唱音乐最早起源于纽约的贫困黑人聚居区，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美国电影《霹雳舞》传入华语流行乐坛。中文说唱音乐历经近 40 年的野蛮生长，已经逐步从单纯模仿西方说唱音乐的闭环中走出，通过融入方言元素、使用中国传统乐器、插入国粹京剧等方式进行音乐创作，使中文说唱音乐呈现出本土化改造的姿态。因此，中文说唱歌词也就在适应说唱音乐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减少了外语的使用，显示出更加鲜明的汉语语言特色，成为一种独特的汉语研究语料。中国说唱文化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碰撞，由最初的收到众多负面评论，遭到人们的歧视，但最后的繁荣发展，经历了一波三折，并成为了小众文化的代表。^[1]截至目前，我国对中文说唱音乐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考察该音乐形式的艺术属性、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商业价值等方面，而现代汉语语法和句式结构的复杂性却使得开展中文说唱歌词领域的研究较为困难。尽管部分学者已经对中文说唱歌词的生成算法进行了研究，但对中文说唱歌词这一汉语语料的语言表征研究却仍然存在一定的空白。本研究拟从中文说唱歌词中词缀、重叠、停顿以及重音的应用入手，对中文说唱歌词语言的表征进行探析，以期借助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深化对中文说唱歌词创作规律的认知，促进中文说唱的本土化发展，最终丰富汉语推广与传播的有效途径。

1 中文说唱歌词中词缀的应用研究

汉语中的词缀是指合成词中附加在词根前后表示附加意义的语素，其特点是本身不能单独构成词。汉语中的词缀主要分为前缀和后缀，常见的前缀有“老”“初”“第”“小”“阿”等，常见的后缀有“儿（儿化韵）”“们”“者”“性”“子”

等。在中文说唱歌词的创作中，汉语后缀“儿（儿化韵）”的应用十分常见。从语音学的角度讲，儿化就是用两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后缀“儿”字不自成音节，而和前头的音节合在一起，使前一音节的韵母成为卷舌韵母^[2]。例如“瓜子儿脸”的发音是“guazir lian”。汉语后缀“儿（儿化韵）”在中文说唱歌曲中的运用十分常见，且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如：

“我生活在这儿/所以在这儿扎根/可能太过于熟悉/所以感触加深”（《东直门》）

“从小就千翻儿/掀别个签摊儿/喜欢和兄弟伙蹲到起马路边边儿”（《千翻儿》）

“就站在这儿/我用手指画个圈圈儿/我梳着辫儿/叫上朋友拍个片片儿”（《起范儿》）

儿化韵这一汉语后缀在中文说唱歌曲中的运用通常具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儿化韵的使用能够增强歌曲中特定情感的传达，使人倍感亲切。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3]，儿化现象在北京话里十分常见，而东直门又是位于北京城内城东垣北侧的一座城门，因此歌曲《东直门》中儿化韵这一语言形式的运用便增添了歌曲的地域色彩，更充分地表达了词作者对故乡北京的依恋之情。后面的“千翻儿”则是重庆话中常用来形容小孩子调皮捣蛋的方言词，属于方言词中词缀的固定搭配，也同样增强了歌曲的地域特色，表现了词作者对家乡的热爱。

其次，儿化韵的使用可以协调歌曲音节，减少押韵对歌词创作的限制，丰富歌词的思想内容。在歌曲《千翻儿》和《起

作者简介：王心怡（2002年7月—），女，汉，籍贯：山东省青岛市，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古文字学。

范儿》的 hook 中重复出现的后缀“儿”便说明了“儿”的使用对说唱歌曲的押韵有着重要作用，词作者仅凭这一个词缀就可以实现连续几句歌词的单押，在使歌曲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同时，减少了押韵对歌词内容的创作的限制，为歌词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空间。

2 中文说唱歌词中重叠的应用研究

汉语中的动词、形容词、量词等都具有多种重叠形式，以双音形容词的重叠为例，双音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主要有“AABB”“ABAB”“兼有AABB与ABAB”三种类型。流行歌词中常常大量利用叠音形式（包括叠音词、叠音词尾和词的重叠）加重语气，增强表现力^[4]。而在中文说唱歌词中，重叠同样是一种常用的作词技巧，“AABB”式的双音形容词重叠在中文说唱歌曲中也十分常见。如：

“早该首发来换我/教你如何兢兢业业/我用早已失传的 flow 让你心心念念”（《山羊》）

“六月的高考伴随夏天的风/朦朦胧胧的她/他也懵懵懂懂”（《莫名我就喜欢你》）

“诸葛亮等东风/已成竹于胸中/轻轻松松指点英雄冲锋/嘿”（《清风调》）

优秀的歌词往往是一种艺术语言，因其有着要融汇于曲、配乐演唱的使命，创作歌词的过程也就成为了将自然语言进行艺术化改造的过程。《山羊》中的“兢兢业业”和“心心念念”不仅将词作者对说唱音乐事业的热爱展露无遗，还突出了歌词的关键词汇和歌曲的节奏韵律。《莫名我就喜欢你》中的“朦朦胧胧”“懵懵懂懂”在表现少年情窦初开时懵懂的爱慕之情时，在歌词中巧妙地构成了押韵。而《清风调》中的“轻轻松松”则发挥了协调音节的作用，使听众能够更清晰地感知歌曲的节奏韵律，获得良好的听感。因此，在中文说唱歌词的创作中灵活运用重叠这一语言形式，可以使歌手们借助重叠突出歌曲词句中的关键词汇，使前后词句的押韵效果更加明显。此外，词语的重叠往往会使其在语句中所占的音节数量翻倍，这也就自然会带来歌手在重叠词汇上语音速度的减慢和发音时间的延长，这样可以中和说唱音乐快速的节奏和密集的吐字，使歌曲的演唱有张有弛、有快有慢，便于听众对歌词内容、技巧的理解与吸收。

3 中文说唱歌词中停顿的应用研究

停顿是指说话或朗读时，段落之间，语句中间、后头出现的声音间歇^[5]。在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际时，停顿是一种常见的语言形式。这一方面是出于人的生理上或句子结构上的需要，停下来换换气或使结构层次分明；另一方面是为了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并让听者有时间领会说话或朗读的内容^[6]。

而在中文说唱歌曲的创作中，词作者也常常会为了适应歌曲的节奏与韵律模式有意制造歌词中的停顿，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语句原有的表意功能，形成汉语中的韵律边界。如：

“.....四面八方都是山都拦不住人总想往那靠/不想自取灭亡却/分不清话里的糖越/会忘了人越是狂越/容易被螳螂或黄雀/在背后暗算”（《飞太远》）

韵律边界是口语韵律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语流切分成不同层次的言语组块的组织框架，其位置的设定和声学特征的表现都会影响听者对句子的理解。在汉语语言表达和日常交际中，停顿这一语言形式的运用不应干扰语意的正常表达。生理上换气需要的停顿，必须服从结构上或语意表达上的需要，否则便会割裂语意，影响说话、朗读的效果^[7]。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语篇朗读中呼吸重置幅度与韵律边界存在对应关系，停顿产生的生理原因是进行吸气，音高下倾和振幅下倾是由于呼气段肺部气流压力衰减造成。^[8]《飞太远》中这一段歌词若要正常表达语意，其停顿应是“.....四面八方都是山都拦不住人总想往那靠，不想自取灭亡，却分不清话里的糖，越会忘了人越是狂，越容易被螳螂或黄雀在背后暗算.....”。而词作者正是通过巧妙地制造停顿和重置呼吸的方式，打破了听众的语意表达预期，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语言表达效果和全新的听觉体验，使听众在欣赏过程中不断获得听觉上的惊喜，从而调动起兴奋的情绪，更好地融入到歌曲的呈现中。

中文说唱中使用停顿进行歌词语言表达的“陌生化”处理，究其本质还是在为说唱音乐本身的特点而服务。这一语言形式的运用应建立在有利于歌词押韵，符合歌曲本身节奏韵律，不会影响歌手正常的气息控制等基础上，唯有如此，歌词中的停顿才能对作品的呈现产生积极影响，否则将弄巧成拙，导致说唱歌词逻辑混乱、歌手吐字失控等问题。

4 中文说唱歌词中重音的应用研究

汉语中的重音，一般是指词、词组、句子里重读的音。重音的特点表现在增强声音的强度、扩大音域和延续时间上，所以听起来特别清晰完整，即使在耳语时也可以听清楚重音在哪儿^[9]。在中文说唱歌曲的演唱中，重音通常会与重叠这一语言形式相配合。例如上面所提到的“兢兢业业”“心心念念”，歌手在演唱时往往会有意增强声音强度，用重音的形式将重叠词加以突出。

有学者指出，重读和非重读音节在韵律边界处的声学表现，为韵律边界的划分和定义提供了客观依据^[10]。因此，中文说唱歌曲中的重音往往还会与停顿相联系，使歌曲铿锵有力，节奏鲜明，增强说唱音乐的语言魅力。如：

“让烈日焚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步前尘/我自有一口

气/一剑开天门”

(《麒麟》)

“管它是坚持或偏执/是勇敢还是鲁莽/是在梦里看不清现实/或者是在夸父逐日”(《命不由天》)

“没有人会把你要/的递到你手上/去替你抱/怨去替你惆怅”(《决不投降》)

“浊气”的“气”，“步前尘”三个字，“一口气”的“气”，“开天门”三个字，“坚持”的“坚”，“偏执”的“偏”，“勇敢”的“勇”，“鲁莽”的“鲁”，“现实”的“现”，“夸父逐日”的“夸”，“要”“手”“抱”“惆”这些字都在使用重音的同时有意制造停顿，从而使得语调抑扬顿挫、吐字清晰可识、押韵自然明显。

重音的使用体现了说唱歌手在演唱时发力的“经济性原则”。一般来讲，说唱歌曲中词汇量大、歌手吐字频率高，例如在 Busta Rhymes 的歌曲《Why Stop Now》中，13秒的时间中说唱歌手 Busta Rhymes 一共吐了102个单词^[1]。因此，说唱歌手若想用相同的声强完成整首歌曲的演唱是十分困难的，而重音的使用则巧妙化解了这个问题。它可以帮助歌手在演唱中分散气息发力点，留有蓄力和发力的余地，更“经济地”使用力量。这有利于歌手在保证语速的同时突出歌词重点、清晰表现韵脚、强化歌曲节奏，最终顺利地整首歌曲的演唱。

5 结语

纵观当下我国的音乐市场，中文说唱正以强劲的发展势头

参考文献：

- [1] 周翔, 盛静. HipHop 文化中国本土化的研究和探讨[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4(S1): 127-128.
- [2] 夏征. 辞海语词分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 [3]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10.
- [4] 张鹭. 当代流行歌曲歌词的语言艺术[D].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 [5]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04.
- [6]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04.
- [7]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04.
- [8] 杨锋. 汉语普通话语篇朗读时的呼吸重置与韵律特征[C]//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信息专业委员会. 第十三届全国人机语音通讯学术会议(NCMMSC2015)论文集, 2015: 1.
- [9]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06.
- [10] 李爱军. 普通话对话中韵律特征的声学表现[J]. 中国语文, 2002(06): 525-535+575.
- [11] 杨官璐. 说唱歌手技能初探[D]. 四川师范大学. 2018(01)
- [12] 陆机. 文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不断逼近主流音乐舞台的中央，而其能够与多种音乐类型交叉融合的自身优势也为其扩大受众群体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途径。因此，人们对说唱音乐内容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逐步摒弃了以往对说唱音乐的偏见。人们认识到方言说唱对地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意义；认识到快节奏的生活背景下说唱给予人们的精神力量；认识到说唱文化中有关理想、逐梦的主题对青年人的巨大鼓舞。

然而，我们在充分发掘说唱音乐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与文化意义的同时，也应当以学术性的眼光去观照中文说唱音乐文本的特点，分析中文说唱歌词这一独特语料所体现的汉语语言规律及其语言表达上的新变。通过对中文说唱歌词语料事实的描述，能够反映出当代中文说唱歌词的创作特点，深化人们对中文说唱歌词创作规律的认知，促进中文说唱音乐的本土化改造与发展，为说唱爱好者更科学地创作中文说唱歌词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此同时，借助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深入分析中文说唱歌词的语言表征，也将有利于借助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丰富汉语推广与传播的途径，深化人们对各类现代汉语语言形式及其功能的认知，充分发掘新时期新兴汉语语料的学术价值。

“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12]，中文说唱音乐的创作应正确处理内容形式的关系，不能为了语言形式的精巧而忽视歌词内容的思想性，也不能只潜心于挖掘歌词内容的深度而忽视说唱音乐所特有的语言表达形式。只有做到内容与形式齐头并进，才能真正激发中文说唱音乐的发展潜力，使之成为增强人们对祖国语言文字认同感的重要推动力，彰显它对增强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其时代价值。